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### 亞洲運動會(一)

在我的體育傳媒生涯中，參與過無數次體育項目報道，最深刻的項目自然是奧運會及世界盃；除此以外，還有其他很重要的國際體育盛事，如亞洲運動會(亞運會)就是其中之一。

亞運會其實對香港運動員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表演場地，因為大家都明白取得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是難如登天，很多運動員常常掛在嘴邊，要衝出亞洲走向世界，但要衝出亞洲談何容易呢；正因如此，很多運動員都會先以亞運會為目標，在這裏達到目標後，踏上奧運之路也就恍似不那麼遙不可及。而亞運會之於我，我參與全方位報道亞運會機會不算多，並不像奧運會一樣每屆必然能夠出席參與。

香港運動員都是雄心萬丈去參與每屆的亞運會，因為有機會可以與同為亞洲的45個國家及地區各國爭一日之長短。上一屆2018年印尼亞運會，香港取得8金、18銀、20銅共46塊獎牌，在獎牌榜上排行第13，是個很不錯的成績，也證明了香港有8個體育項目是居亞洲首位。但奈何香港市民好像不大知道香港運動員的輝煌成績，從而加以支持，相信這就是體育傳媒要負的責任。應如何報道亞運會才可以引起香港市民的共鳴呢？如果有一些實力較強的傳媒能夠肩負社會責任，那情況是否就會不一樣呢？

我參與報道亞運會，是由1982

年印度新德里開始，當時TVB只派出5個工作人員，包括導演、記者、攝影師、兩個工程人員去報道，製作規模很小，而當時大會對報道賽事也比較簡單，也沒什麼規則需要遵守；那時我們僅用一部攝影機就可以拍攝全場籃球賽事；拍攝跳水，當然也只是用了一架攝影機，而且還邀請了當時中國跳水教練梁伯熙先生，安排他坐在教練席以廣東話替香港電視台評述跳水項目。當時大會對於我們的拍攝，是沒有指定需要遵守什麼守則，但這樣也有它的好處，我們任何時間都可以進入賽場拍攝比賽及作訪問；而拍攝田徑比賽，更可以到場地中間，近距離拍攝中國三級跳運動員鄭振先比賽，在我們傳媒報道賽事方面，這形式是相當之好，一些隔膜也沒有；但這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，現在很難可以用此方式進入比賽場地內，與運動員面對面進行拍攝。

當然，時代進步了，科技也進步了，以前一個綜合運動會由大會所提供的公共信號賽事並不多，我們香港有部份要靠自己電視台去拍攝有香港運動員參與的比賽，才能把當時的比賽實況報道給香港觀眾去欣賞。

亞運會現在的製作模式不斷在進步中，但香港電視台的步伐卻好像還停留在以前的日子而未能追得上……關於這問題，我們留待下次探討。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### 貪勝不知輸

疫情減退之後，睇樓人多，讓價空間開始縮窄。朋友初次置業，每周有樓睇，然而很多業主還是企硬，聲稱「冇價講」，甚至反價。

其實，此時候的買家大多首次置業，心情還是虛怯的，未來香港經濟衰退，失業率攀升，入市與否還未拿穩主意，業主的企硬態度，可能是試水溫，但是趕客。

朋友兩周前相中南區大型屋苑一個單位，開始議價，作好入市準備，誰知業主竟然反價，還要加價半成。逆市加價，當然令買家卻步。

為止暴制亂，中央來一招重拳港區國安法，一下子又打緊樓市好友，專家估計樓價將會下調一成半。企硬的業主，貪勝不知輸，是否錯失了好價放盤的良機？

如果有心做買賣，是否要知所進退呢？如果沒有業主臨時翻盤，朋友已經被綁上了戰車。如今，入市不成一額汗，執了一身影，當然，有心入市還是要把握適當時機。

貪勝不知輸，確是香港某些人的毛病。過去一年，修例引發暴亂事件，外國勢力也現身了，反對派步步進逼，街頭暴力愈發激烈。對反對派來說，似乎「形勢一片大好」，勝券在握。

郊遊要看天氣預告，山洪暴發於一瞬間，走也來不及；這天上午還是晴空一片，忽然灰天暗地，黃雨警示掩至，半小時後轉紅雨警示。港區國安法忽然掩至，反對派追隨者說，風雲突變，事前沒半點風聲。如果這是一場仗，會有策略預告嗎？

過去周日的所謂「街頭抗爭」，已不見反對派大佬現身，他們都躲在家裡「精神支持」，走得快好世界的人，往往都是有後路的人，留下街頭一批暴力棄兒在苦苦掙扎，可悲啊。



七嘴八舌 小臻

### 香港有真正知識分子嗎？

相信大家在報章上的專欄、社交媒體上見到一些人發布的個人分析文章，可謂見文知人。文人知識分子寫文章具批判性是正常的，對社會上出現不公義事必須發聲，為大眾解構分析事件，讓大眾了解事件，明辨是非，這是使命，否則辜負了上天給你的智慧。

當你見到一些退休傳媒人、填詞人、導演、編劇、作家、號稱「才子」等都在寫專欄，見到其不少文章刻意正反混淆概念，竟要求違法生事者的權力與執法者權力對等，示威者使用的暴力合理，警察執法卻被誣衊是濫捕。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的「國安法」、「國歌法」放在香港貶毀說成惡法。對上街破壞公共設施，擲汽油彈，出手非常狠毒、圍攻不同意見的人的暴行視而不見，從未在他們的文字中批判、勸導，相反以偏激言論火上加油，美化惡行，或用種種謬論為那些犯法人開脫，就愛欺負香港政府，彷彿香港愈亂他們愈有存在「價值」，真正是食人血饅頭的斯文敗類。

不過，你估計到這些人十居其九自覺是受「受害者」放不下仇恨，或是懷着利益目的做文痞；因為真正的文人、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如此偏執、不理性。難道對政府某些政策不滿就可以做違背良知的事？出賣香港利益，出賣國家？毀掉香港對你們有什麼好處？或者你們都是沒後代的人，不在乎香港的未來、諷刺的是他們扮偉大，口口聲聲說是為香港的未來而做。

處理交際上遇到的意見分歧時，傳統的中國人是抱持君子而不同的態度，沒有人喜歡被罵，但明白人必須聽聽罵自己的話，才能長大。可惜看目前香港社會上每日都有人因不同政見而動口動手，只看政治立場，不做事

實，誰大誰惡誰正確。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這種傳統美德在香港社會已消失了，正傷害社會的正確價值觀及和諧氛圍。

也最看不起那些受過國家恩惠，正在享用國家資源，搵香港着數的人仍舊扮盲，都不講良心話，演藝界許多導演製作人、音樂人都是「黃絲」，明明過去十幾廿年都在內地工作賺錢，了解情況的，但骨子裏看不起內地人崛起要同你競爭，於是被一個人欺負過就一世仇恨整個國家，利用自己的平台散播中言論，事事以挑別手法看問題，將來內地的一切都視為壞人壞事，所有不好的東西都算到「大陸」頭上，例如電話騙案，地溝油明明台灣是鼻祖，他們第一時間覺得只有內地人才做。

香港人在外國受了委屈不敢出聲，不敢反抗，奴性。比起五四運動時的知識分子、文化人的風骨根本沒法比，當年他們與政府的抗爭是為國家為民族利益，不是個人利益。

港台兩地反共媒體雜誌最喜歡用「揭秘共產黨，爆內鬥內幕」作賣書招徠，如「銅鑼灣書局」之流，編造故事描寫得像煞在別人床底般。那台灣的民進黨用卑鄙手段對付國民黨；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，每次選舉何嘗不是鬥個你死我活，他們的政客又有幾高尚？

早已覺得香港社會是個沒有土壤讓知識分子生存的地方，人人都只講現實利益，一講到要顧及國家民族大義就被人當「左派」，這個左派之名最可惡，是港英時代用來貶低化有愛國情操的人士和機構，甚至成了政府職位招聘、限制升遷機會的手段，亦都嚇阻不少有心的愛國青年，害怕被看成異類。如今香港回歸了這些觀念要打破，才會真正愛國愛港人才，也只有這樣，國民教育才有效，讓愛國愛港應該變成很自然的事。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### 「R」與「我」

每每聽人說，法國人不懂英文，或者英文說得不好，就感到有點奇怪，「雞腸字母」國家學習另一「雞腸字母」國家的語言，有什麼難度？

後來讀了一點西史，終於明白箇中想當然的秘密了。原來法國和英國有過近百年的戰爭歷史，老一輩法國人大概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尊嚴，如無必要就不說英語，迫於無奈非說不可時，也為了民族尊嚴故意咬音不正。

這情況跟我們方塊文字的民族就不同了，尤其是香港出生那一輩英治時代培育出來的精英，英語的流利程度，已給國際公認為比其他以英語為主語的華人社會國家發音準確得多。隨着大半世紀前「唐字音」英文的西漸漸漸老去消失之後，R讀「丫奴」、Z讀「二石」的口音至少已降至1%了。

可是奇怪的現象是，隨着英語發音正確率上升以後，很多新一代的廣東雙語高學歷精英，英語說得如何流利，說起本土粵語，正確率居然下跌到90%甚至以下。不信請先留意聽聽那一代對「我」字的發音，總是說「OR」而不是「NGOR」，之後說到「牙」、「藝」、「外」、「銀」等字同樣

不帶NG聲母發音，這個錯誤不是比R讀「丫奴」、Z讀「二石」聽來更礙耳？

過去父母每見小兒呀呀學語時，碰到上述沒帶聲母那幾個字的發音，都會認真為他們的口齒欠準而糾正，不知道是不是今日太多新成長的一輩多由外傭照顧長大，而雙職父母又不在身邊，沒細心聽過孩子講話，咬音正確不正確都懶得去管，也就任由那些所謂「懶音」見怪不怪流傳下去，直到成長後在同輩群體中，大家都這樣說時，便以「唯口」為「潮音」。

但是孩子氣的「懶音」出自成年人之口，那種感覺跟說「丫奴」也不好不了多少，帶有NG正確發音那幾個字不只聽出粵語細緻音才味道，而且發表重要講話時，才不至於感到這個人幼稚而欠踏實。



沒有NG聲母的粵語「我」字。 作者供圖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### 記者的專業資格

一個十二歲「公民記者」的出現引起人們對記者資格和新聞專業的討論。新聞採訪和報道算不算專業？記者需不需要資格認證或專業牌照？

在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看來，新聞採訪當然是一門專業，更重視經驗累積，然而，新聞又是斷斷「新」的，且愈新愈有「價」的東西，有時，一個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在搶新聞時，還真會「輸」給身手靈活的新人，尤其是突發性的現場採訪。

像那位少年可能會比資深記者跑得快，在人多擁擠的場合，他小巧的身形更輕易鑽來鑽去，加上有匹夫之勇，說不定就隨意拍到一個一瞬即逝的獨家鏡頭，即時上載至社交媒體，搶先引爆事件和引起熱議，充分體現了新聞的時效性。

由於不像律師、醫生等行業般，設發牌制度和要求專業資格，記者的入門門檻低，只要有熱血，稍具寫作能力，非經新聞專業訓練的年輕人也不難入行。但是，今天當記者跟以往最大的不同是，從前要到處找素材，挖掘新聞，今天不是不管用，而是社會開放、資訊爆炸，人們會主動接觸記者，提供素材。所以，今日記者更需要篩選能力、判斷價值、辨識真偽——這就是專業。

近年香港出現一種「反記者」或

「反媒體」現象，針對傳統的專業傳媒，從質疑記者的採訪手段不道德——比如狗仔隊式跟蹤、偷拍造成對私隱的侵犯和滋擾，到對新聞報道偏頗性的批評——比如斷章取義或嘩眾取寵，以及觀點式採訪中的預設立場或為宣揚政見而刻意誤導……去年的修例風波及其後的黑色暴力以後，網絡上更出現「黑記」污名。一些不了解專業媒體運作的網民將對黑暴的不滿，乃至將警民衝突中的血腥場面遷怒於現場報道的記者，認為其偏頗的鏡頭助長暴力等。

而傳媒為了爭取收視率/點擊率，或刺激銷量，記者或編輯在選材或起題目時往往會突出最刺激的畫面，用最吸引的字眼，也予人誇張、煽情的感覺，而前線記者在採訪中會受現場氣氛、誤導性信息和因求快而求證充足等因素影響。

這種污名現象令真心做新聞的記者有挫折感。而且，今日社會已從言論上的對罵升級到行動上的「私了」，前線記者面對的不止是被批評、挨罵，而是被撞被打，採訪工具被搶，採訪車被砸等，影響生命安全。即使一些靜態式訪問，也因為立場而遭無理拒絕。記者也是人，在民情兩極化下，給採訪造成極大困難，難免產生困擾——值不值得做下去？值不值得專業地做？



百家廊 雪櫻

### 世界本身是圓的，有多複雜就有多愛

平日裡我經常給母親科普一些新型詐騙方式，這不行那小心，沒想到自己就遇上了騙子。上個周一上午，接到一陌生電話，

對方報上我的姓名，又報上某個朋友的姓名，說他欠了他們公司多少萬，現在處於失聯狀態。聽得我手心冒汗，又滿臉蒙圈，對方繞了好幾個彎，不過是要套錢。幸虧那會兒我大腦反應快，說他也欠我錢，公安局門已經立案，對方很快就掛掉了電話。

世事複雜，人心詭異，沒有防身盔甲很難闖蕩江湖。過去，我經常聽身邊朋友說：「我很單純，做事簡單，與人相處沒有那麼多心機。」其實，我也在不同場合這樣說過，經歷這場疫情後，我改變了看法。「都是成年人了，動輒張口閉口說自己單純，做事不過大腦，不過是去掉『單』字，變成了蠢！」朋友安瀾的一番話讓我醍醐灌頂。她上大學時就開始創業，十多年來闖關爬坎，有了自己的公司。她的過人之處不是賺了多少钱，而是驚人的執行力和意志力。近來聽了她的一堂管理課程，純屬旁聽心態，卻收穫很多。

安瀾緩緩地說道：「我喜歡複雜。愈複雜愈好。有個成語叫『渾水摸魚』，池塘裏的水攪得渾濁了，才能摸著大魚。就像職場，有些地方看似一團和氣，私下裏矛盾激烈着呢。所以，不如就放手讓人家去撕殺，去博弈，去較量，攪渾一池春水，這樣最能激發戰鬥力。戰鬥力也是發展的生命力！」她說，曾經有兩位新來的女員工，工作上出現矛盾，互不服氣，先後給她打電話告狀，她分別對她們說：「你們都不服氣，不如拿出真本事來PK，用實力說話，看看誰到底能打敗誰！」這不過是激將法。後來，兩個員工同時站在了公司年會銷售冠軍的頒獎舞台上，她們眼裏閃著淚花，緊緊地擁抱在一起。

我頓悟，直面複雜，敢打敢贏，才能活出精彩。複雜的反義詞，不是簡單，而是懶惰和無知。從小到大，大多數人都在被保護中長大，關黑屋、吃皮帶，聽著「小兔乖乖」

的童謠，在父母過度保護中變成了「小白」；長大後，我們又總是被刻板思維模式所框住，想當然的以為非黑即白，非好即壞，非方即圓，評判事情的時候容易走極端，不討論出個標準答案不肯罷休。就像最近一段視聞，「《方日記》在海外出版」引發網友們的口水大戰，褒貶兩極化，直接把人們分成了兩個陣營，或支持，或反對，雙方各執一詞，不辨出個高低對錯死不罷休，這恰恰是粗暴的思維和智性的懶惰。魯迅先生早就說過：「曾經開氣的要復古，正在開氣的要維持現狀，還沒開氣的要改革。」無論時代怎麼變遷，人性的根柢沒有變。世界本身是圓的，何必必要鑽牛角尖呢？殊不知，善惡之間才是最迷人的地方，這也是古往今來無數作家孜孜矻矻難以窮盡的精神空間。複雜，是人性的迷彩服，是生活的萬花筒，是靈魂的凸凹鏡。黃孝陽在小說《人間值得》中闡述，「人所犯下的罪惡，高過人的頭頂，哪怕不被司法追究，亦是人人所難承受的。」但是，貪婪、傲慢、淫慾、嫉妒、懶惰、猜疑、暴怒等七宗罪，相對應的是渴望、自信、進取、安靜、好奇、力量，所以，七宗罪不是人的罪，皆有人之真性蘊藏其中。抑或是說，這就是真實的人性所在。

我讀過最複雜的人性大書莫過於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。小說中有五個人的名字帶有「玉」字，分別是寶玉、黛玉、妙玉、蔣玉菡、紅玉。最讓人容易過節忽略的正是紅玉，她原名林紅玉，是林之孝夫婦的女兒，「容長臉面，細巧身材，卻十分俏麗乾淨」，因與寶黛名字犯沖，改名為「小紅」。改名，也改寫了她的命運，本該排第三的丫鬟，她卻心氣高，有膽識，愣是將手頭的一副爛牌打得漂亮。本來林之孝送女兒進怡紅院是做份簡單活兒，她偏不，甘願自討苦吃。先說倒茶。一天晚上大丫鬟都不在屋裏，她僱越本分給寶玉倒茶，遭到秋紋譏諷和唾罵，「沒臉的下流東西！正經叫你去催水去，你說有事故，倒叫我來，你可等著做這個巧宗兒。你也拿鏡子照照，配遞茶遞水不配！」她的露面，引發碧紋、碧痕、晴雯等的爭風吃

醋，她卻給寶玉留下好印象。再說傳話。芒種時節沒人願為鳳姐傳話，中間摻雜四五檔子事，她自告奮勇，深得鳳姐歡心，「好孩子，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！」並為她翻牌子，「明兒我和寶玉說，叫他再要人，叫這丫頭跟我去。一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。」小紅的接話堪稱職場教科書，「願意不願意——我們也不敢說。只是跟著奶奶，我們學些眉眼高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兒，也得見識識。」她就這樣順利晉級，達成心願。

寶玉生病一個多月，賈母要賞賜服侍他的一群丫頭，這時候佳慧滿腹抱怨自己撈不着，小紅說道：「也犯不着氣他們，俗話說得好，千里搭長棚——沒有不散的筵席，誰守誰一輩子呢？不過三年五載，各人幹各人的去了，那時誰還管誰呢？」一語驚人，點出所有人的結局，曹雪芹借一個十七歲丫頭說出的人生哲理，擁有雙重警示：一來暗示她的遠見，脂硯齋點評說小紅日後去監獄神廟打通關節，救出寶玉和鳳姐；二來蘊藉人性的溫暖，平視卑微者的過程中映照出生命對生命的虧欠、不安和心痛。人並無高低貴賤，任何生命都是造物主獨一無二的傑作，這是尊重和呵護的必須。小紅詮釋了曹雪芹的審美精神——人性可以如此細緻微妙，人性也可以充滿狡詐惡鬥。她敢於爭位，也敢於追求愛情，與賈芸的互傳手帕，定格住美好的情緣。她直面複雜，在一群伶牙俐齒丫鬟陣營中搶奪話語權，「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是個頭等刁鑽的丫頭（寶釵評價）」，小紅讓我看到另一種向上掙扎的迷人姿態——勇敢才配得上的好運，複雜才配得上而努力。

每個人都是複雜而矛盾的，無論從事何種職業，我們端穩飯碗和贏得自己的密碼只有兩個字：意志。意志取決於努力倍速，取決於勇敢指數，取決於我們在人世間披荊斬棘的無懼無畏。所以，與其試探與抱怨，不如出擊與行動，畢竟再複雜的關係背後都會有偏離愛的靶心，有多複雜就有多愛，有多矛盾就有多勇敢，這是我們獨闖世界的基本功課。



琴心客聚 伍果果

### 貪與貧全在一念之間

但凡有點文學情結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對天氣，對季節都相當的敏感，容易多愁善感，傷春悲秋，到哪裏都一樣。

西澳在一個月來遭遇了兩次極端的天氣，兩次都是難得一遇的瘋狂的暴風雨，這讓久困在愛情中的人們愈發地鬱悶了。本報也不例外。如此，若是有朋友在空閒時發來信息表示關心，本呆心裡便覺得無比的溫暖，對對方充滿了感激。

前些日子日本新聞報道的一個騙局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。

西澳在澳洲屬於偏遠地區州，比起其它的各個州來更加地廣人稀，華人喜熱鬧，移民西澳的相對也少。疫情期間，在此工作定居的一名華裔女子通過網絡結識了一名自稱是她的同鄉，投資移民來澳，事業有成的男網友，在聊天過程中發現彼此有很多的共同點，男網友每天不間斷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她嘘寒問暖，關懷備至，令這名女子覺得感動不已，感覺自

己孤獨地身在異鄉，上天竟然如此慈悲地賜給她一個天堂。誰知這一感動，便是順順當當地掉進了騙子的圈套。

聊天的時間長了，這名女子與男網友確立了網戀關係，並商定疫情結束後要一起回國去見彼此的父母。升級成了戀人的男網友既是「事業有成」，便自覺有義務幫助「女友」在她停工無收入期間帶她賺錢。結果可想而知，出於對「男友」的信任，她和「男友」一起在網絡上買賣數字幣，通過對方的手段嘗到幾次賺小錢的甜頭之後，這名女子開心地認為自己很幸運地收穫了愛情，又收穫了金錢。最後，這名女子終於把自己辛苦積攢的幾十萬澳幣悉數轉進了騙子的手眼，愛情未得到，錢包被掏空，人也從自己想像的天堂掉到了悔恨的地獄。

孤獨和輕信很容易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能力，其實網絡上遇到真愛是有的，但網絡上遇到「真愛」帶你賺錢的可能性並不大，天上只會掉下大風颶來的爛木頭，而不會落餡餅來砸你的頭。在這個騙局裏，金錢的利益必定超過了

情感的吸引，比病毒還致命。

我時常想起剛來澳洲時認識的那對老夫妻，他們是普通的澳洲人的代表，做着平凡的工作，過着平淡的生活，看似摳門吝嗇，卻是揀着自己該揀的，不屬於自己的利益一點都不會要，也不相信會有憑空而來的財富，感情亦沒有轟轟烈烈，卻是細水長流。他們過得平常，卻是很幸福，因為他們內心踏實、安穩。

「貪字得個貧」是我很喜歡教外省朋友說的一句廣東話，喜歡這句話，不單單因為它是從小聽到大的一種很淺顯的道理，也因為它是我認定的一種必然的因果。譬如人們貪錢，失去理智，往往會陷入各種騙局；譬如人類貪食地球的資源，過度開採破壞，常常會受到大自然的各種報復。就連物質之外的感情，大多也是因為過於貪戀而「情深不壽」。

《論語·鄉黨》裏有一句「適可而止」。若是人們的貪念都能夠適可而止，病毒的肆虐也能夠適可而止，大抵我們就能夠尋回最初的幸福了。

(澳洲漫遊記之十八)